



恢復

創造社出版部



創造社叢書

第二十三種

恢·復

郭沫若著

上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8

本書作者的其他詩集

1. 沫若詩集(印刷中)。
2. 沫若譯詩集(印刷中)
3. 瓶
4. 前茅
5. 魯拜集
6. 卷耳集
7. 德國詩選
8. 浮士德
9. 辭藻詩選
10. 抒情詩選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廣告

1928 2 1 付印
1928 3 25 初版
1—2000册

版 權 所 有

每 册 實 價 大 洋 三 角

目 次

RECONVALESCENCE	1
述懷.....	5
“彌睢”的翻譯	8
HESTERIE	10
懷亡友.....	12
黑夜和我對話.....	16
歸來.....	19
得了安息.....	24
時的宣言.....	27
對月.....	29
我想起了陳涉吳廣.....	31
黃河與揚子江對話(第二).....	36

情願.....	41
如火如荼的恐怖.....	43
外國兵.....	45
夢醒.....	48
峨眉山上的白雲.....	58
巫峽的回憶.....	61
詩與睡眠爭夕.....	64
電車復了工.....	68
我看見那資本殺人.....	70
金錢的魔力.....	72
血的幻影.....	74
戰取.....	77

RECONVALESCENCE

我已經病了三個禮拜，
我這三個禮拜都是沒有睡眠；
但我的腦筋是這樣的清醒，
我一點也不憂慮，也不熬煎。

當我在那危篤的時候，
我已曾祈求過那和藹的死神。
我祈求他迅速的迅速的前來，
前來結束我這痛苦的生命。

我已經把我的遺囑告訴了我的女人，
我的女人也已準備着把我化成骨灰；
但是，那死神終竟是避易了，

他沒有和我覷面，我又生回。

當我在那危篤的時候，
我曾希望過有把犀利的匕首，
或者是一管靈巧的手槍，
那我的靈魂也曾早賦天遊。

但我現在是已經復活了，復活了，
復活在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我實在已超過了不少的死線，
我將以天地爲櫟，人類爲棺。

當我在那危篤的時候，
我還大聲疾呼地演過許多說辭。

我說，我要以徹底的态度洒尿。

我說，我要以意志的力量拉屎。

這些囁語不消說是粗俗得可笑，
但我總覺得也包含着真理不少：
我們是除惡務盡，然而總是因循；
我們對於敵人，應得如拉屎洒尿！

革命家的榜樣就在這粗俗的話中，
我們要保持態度的徹底，意志的通紅，
我們的頭腦就算被人鋸下又有甚麼？
世間上決沒有兩面都可套弦的彎弓。

我現在是已經復活了，復活了，

恢 復

復活在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我雖然三個禮拜都沒有睡眠，
但我一點也不憂慮，也不熬煎。

(5,1,1928)

述 望

我幾曾說過我要把我的花瓣吹着翻飛？
我幾曾在獄中和你對話過十年？
但你說我已經老了，不會再有詩了；
我已經成爲了枯澗，不會再有流泉。

我不相信你這話，我是不相信的；
我要保持着我的花瓣永遠新鮮。
我的歌喉要同春天的小鳥一樣，
乘着和風，我要在晴空中清嘯。

我的鬢髮其實也並未皤然，
即使是皤然，我也不會感覺得我老：

因為我有這不涸的，永遠不涸的流泉，
在我深深的，深深的心澗之中繚繞。

我的歌或許要變換情調，不必常是春天，
或許會如像肅殺的秋風吹掃殘敗，
或許會從那赤道的流沙之中吹來烈火，
或許會從西比利亞的荒原裏吹來冰塊。

我今後的半生我相信沒有甚麼阻撓，
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漫地高歌。
我要歌出我們頹廢的邦家，衰殘的民族，
我要歌出我們新興的無產階級的生活。

朋友，你不知道我，有時候連我也不知道，

恢 復

在白晝的光中有時候我替我自己煩惱；
但在這深不可測的夜中，這久病的床上，
我的深心，我的深心，爲我啓揭了他的面罩。

(5,¹,1928)

“ 翻 畦 ” 的 翻 譯

夜怕已經深了罷？深了罷？深了罷？

那淒切的水鳥兒還在河中的沙洲上哀叫。

在那兒我遇見過一位美好的少女呀，

她，她使我無晝無夜地日日爲她顛倒。

我遇見她在那洲邊上采集荇菜，

那青青的荇菜參差不齊地長在洲邊。

她或左或右地弓起背兒采了。

她采了，采了那荇菜的嫩巔。

她采了，又把那荇菜來在河水中沖洗，

在那涓潔的河水中她洗得真是如意。



懷 復

我很想把我的琴和我的瑟爲她彈奏呀，
或者是搖我的鐘擊我的鼓請他跳舞。

我自從遇見她，我便想她，想她，想她呀，
沙洲上我不知道一天要去多少回；
但我遇見她一次後，便再也不能見她了，
我不知道她住在何處，她真是有去無歸。

啊！這夜深真是長呀，長呀，長呀，
我翻來覆去地再也不能睡熟。
河中的水鳥喲，你仍然在不斷地哀叫，
你是不是也在追求愛人，和我一樣孤獨？

(5, I, 1928)

HYSTERIE

姑娘我不能愛你，
請你不要焦燥。
我就愛上了別的姑娘，
請你也不要懊惱。

你爲甚麼要造謠言，
說我和妻兒已成歧路？
說我是驕傲異常，
我所有的愛人無數？

我縱有無數的愛人，
這於你有甚麼緊要？

革命也是我的愛人，
你難道也要和她計較？

我與你並沒有甚麼怨尤，
我只是不能愛你。
你何苦定要和我尋仇？
你真是害了歇司迭里！

(5, I, 1928)